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清史論

叢
第一集
萃學社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出 版 說 明

清代崛起東陞，一八五三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太祖努兒哈赤，以一部落酋長，藉復讐用兵，統一建州，併吞屬倫、長白，創立八旗兵制，建元稱汗，定國號曰金（一六一六至一六三五年）。舉七大恨告天侵明，陷撫順、瀋陽，徙都其地。滿洲建國自此始。太宗皇太極兩征朝鮮，復略漠南蒙古，塞外諸部，悉納版圖，除王稱帝，改國號曰清（一六三六年）。繼起攻明，二次入關，執德王、降洪承疇，知明勢日蹙，又諱言和，遂有席捲中原之志。世祖福臨，冲齡嗣立，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值明流寇李自成陷京師，方議進止。吳三桂導之入關，不遺一矢，坐擁六合，定鼎北京，卒混南北，凡歷十帝，享祚二百六十八年（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文治武功，並駕漢唐。聲教洋溢，及于四海。季葉門戶洞開，政風丕變，為亙古所無。三百年間，史料繁曠，牽涉且達寰瀛。而史稿纂修，大部採自實錄。實錄之編成，出自宸斷，懸諸令典，是非予奪，迴護至夥，務使祖宗功德，有大醇而無小疵，已乖春秋筆削本義。況史之為道，撰述必求其簡，考證不殫其詳。且清初實錄，各朝迭有刪削，至光緒間猶修改不已。謳歌諛詞，隨處可見。時賢已屢證其謬。故欲救其失、辨其偽、補其闕，非將舊聞往迹，綴拾整齊，具載始末，反覆闡明者，無以為功。因將各家論文輯次成帙，每種至若干頁，彙為一集，分期刊行，以嚮研治清史及近代史之士。

又：附錄金梁編譯「滿洲老檔秘錄」上下編，所載清入關前資料頗備。自序云「盛京故宮，舊藏滿洲老檔一百七十九冊，分紀天命、天聰、崇德朝事，多三朝實錄、開國方略、東華錄所不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誠三百年來之秘史」。惟孟森等對金譯滿文老檔，力證其誣，謂其書絕不可信。因特錄出，提供參考。

清 史 論 叢

第一集 目 錄

滿洲的興起 地圖 附說明

滿洲國國號考 黃彰健 1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

第三十七本下冊 1967年6月

奴兒哈赤所建國號考 黃彰健 16

【歷史研究】第三十七本下冊 1967年6月

清入關前之眞象 李光濤 44

【史語所集刊】第十二本 1947年4月

清開國初征服諸部疆域考 劉遵民 ... 87

【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 1938年6月

清代邊制述略 陳芳芝 ... 141

【燕京學報】第三十四期 1948年6月

清人入關前的手工業 陳文石 ... 173

【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上冊 1962年12月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滿洲國國號考

黃 彰 健

(一)

由現存原始可信的漢文紀載看來，奴兒哈赤對外行文所用的國號計有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並無所謂滿洲。滿洲之爲奴兒哈赤的國號始見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據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國號係太祖的始祖布庫里英雄所定，而布庫里英雄則係仙女佛古倫食神鵲所啣朱果感孕而生的。

謂滿洲國號係天女所生之布庫里英雄所定，這自然荒誕不經，雖奴兒哈赤的後人也不相信。如乾隆皇帝所欽定的滿洲源流考即說：

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殊，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紫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卷一第三頁）

此謂滿洲國名源於太祖的曼殊師利大皇帝尊號，與武皇帝實錄的說法不同。滿洲源流考卷首載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諭：

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也。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

此又謂滿洲係肅慎的轉音。同書卷五說：

北史：「靺鞨，卽古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

案：滿洲語謂長曰達。稱老翁曰薩克達瑪法。是大莫弗三字當係達瑪法也。噶咄三字與滿珠音相近。

此又謂噶咄與滿珠音近。這兩種說法也與武皇帝實錄不同。武皇帝實錄係乾隆皇帝的祖宗所修。武皇帝實錄說，滿洲國號係布庫里英雄所定，在滿洲源流考中自然也得徵引。對武皇帝實錄所說，乾隆皇帝是不能公然予以駁斥的。

乾隆皇帝說：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日本市村瓊次郎氏在其所著清朝國號考一文中已指出達賴喇嘛第一次遣使齎國書至奉天係清太宗崇德七年十月事。今以實錄證之，市村氏所說不誤。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於清太宗崇德元年十一月，其中已有滿洲國號，這可見滿洲國號之得名不是由於西藏達賴喇嘛之獻丹書了。

乾隆皇帝說，滿洲爲肅慎之轉音。市村瓊次郎氏已指出二者音讀完全不同。

北史卷十二勿吉傳說，「渠帥曰大莫弗噶咄」，滿洲源流考認爲達瑪法係大莫弗三字的對音。陳捷先滿洲叢考 p. 15 指出：「大莫弗就是滿語中的 da mafa，滿語 da mafa 作始祖講，噶咄可能是始祖的名字」。今按清文彙書釋 da 爲「始」、「頭目」、「首領」（卷七第十二頁）；釋 mafa 爲「稱呼年紀輩數較高者，祖輩老叟之稱」（卷八第四十七頁）；釋 da mafa 爲高祖（卷七第十二頁）而 da segyen mafa 乃爲「始祖」（註一）。本所所藏清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條小註說：

馬法者，祖也，外祖亦同。媽媽者，祖母也，外祖母亦同。

是大馬法僅可釋爲高祖。如用以解釋北史這句話，仍不啻文從字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條載有朝鮮國來信，其第一句話係：

平安道觀察使朴化（應作燁）致書於建州衛馬法足下。

朴燁不稱奴兒哈赤爲後金國汗，而稱他爲建州衛馬法，朝鮮國王曾上奏明廷說明理由：

伊以後金爲號，而邊臣中却謂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却謂馬法者，待之以番頭也。（籌遠碩畫卷四十二第五十六葉朝鮮國王李瑋題本）

這可見馬法即頭目之意。大馬法即大莫弗，亦即北史所說渠帥之意。原本大莫弗之

（註一） 儘不識滿文，此處承李美千小姐檢示。

「大」字才可釋為頭目，但到後來「馬法」二字也有頭目之意了。

北史說，渠帥曰大莫弗瞞咄。瞞咄二字之意義為何，今不甚明瞭。由文理看來，似「大莫弗瞞咄」五字合起來纔等於中文的「渠帥」。北史室韋傳說，「其部落渠帥號乞莫弗賀咄，每部有莫賀弗三人」，此咄字亦不知與瞞咄二字有無關係。滿洲源流考卷五第二頁引冊府元龜說：

突地稽者，蘇鞬之長也。大業中與兄瞞咄，率其部內屬營州。瞞咄卒，代總其衆。

突地稽之名正見於北史勿吉傳，則勿吉傳「大莫弗瞞咄」的瞞咄二字似又可如陳捷先氏所釋，釋為人名，但這樣就得說北史勿吉傳的作者誤以「大莫弗瞞咄」五字相當於中文的渠帥了。

由南北朝至明末，時間相去太久。由瞞咄如何變成滿珠，無法說明。滿洲源流考僅指出二者音近。他也沒有明白地說，滿洲源於瞞咄(註一)。

在清朝初年的史家，自然知道奴兒哈赤曾建國號為後金及建州。如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大清建元條說：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是為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

彭孫貽山中聞見錄說：

萬曆四十四年，太祖自稱建州國汗，建元天命。

但這類性質的書籍在乾隆時曾禁燬，已不易為學者見到。由於文網甚密，後來的學者即令看見這些書，也未必敢援據。如果要論述滿清入關以前史事，也只好根據清代官書，如魏源聖武記即如此。

在魏源聖武記及清末汪榮寶所編清史講義裡有滿洲部一詞。汪氏認為太祖在萬曆四十四年始定國號曰滿洲，而在此以前則為滿洲部。這種說法與實錄不同。然據現存原始可信的漢文紀載來說，則奴兒哈赤在萬曆二十四年已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在萬曆三十三年已自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很明顯的不能以萬曆四十四年為滿洲國與滿洲部的分界。這些紀載自然不是汪氏著書時所能看到的。

(註一) 參看陳捷先滿洲源考 p. 16。

在公元一九〇五年，亦即清光緒三十一年，日本市村瓊次郎氏登奉天崇謨閣，發現閣中所藏清太宗天聰時各項稿簿及天聰時朝鮮國來書簿均稱清太宗爲金國汗，而非滿洲國汗。市村氏於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刊佈其所著清朝國號考，指出明人及朝鮮人所著書均稱奴兒哈赤所建國號係後金及金；在遼陽南門外的大金喇嘛法師寶塔碑碑末稱大金天聰四年立；崇謨閣所藏天聰五年上諭說，「敕諭金漢蒙古官員知悉」，係金漢對舉，而非滿漢對舉；而滿洲一詞前見於崇謨閣所藏朝鮮謝表批註。批註說：「此原表於崇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剛借用寫，五年正旦，滿洲字表用記」¹⁰。因此，他認爲滿洲稱號創始於崇德；清代官書稱國號爲滿洲，而不稱金國，係有所諱。在明治四十二年時，太祖武皇帝實錄藏於北平故宮，尙未印行，他自然無從知道崇德元年修成之太祖武皇帝實錄已用滿洲爲國號，因此他只好舉崇謨閣所藏朝鮮國謝表批註爲例。清三朝實錄探要天聰九年十月辛丑上諭，「國名稱爲滿洲」，市村氏遺漏未舉，這也許是他認爲實錄所記已有忌諱，不能採信。

市村氏認爲滿洲一詞係後來所創，但仍與舊來國號有關連。史稱金人出於靺鞨，而勿吉一曰靺鞨，勿吉二字的古音係 mat-kit，靺鞨的古音係 mat-kut，鞨字從易旁，易讀爲 ho，然亦可讀爲 hiseh，如歌揭二字即是。用滿洲作國號時，靺鞨二字的北京音爲 mo-ho，故他認爲滿洲一詞非來自靺鞨。論語子罕篇：「子欲居九夷」。宋邢昺論語注疏釋九夷爲：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曰菟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在邢昺爾雅注疏裏，滿節作滿飾，菟夷作菟更。梁皇侃論語義疏所釋與爾雅注疏同。市村瓊次郎氏認爲菟夷即扶餘，滿節的節字與滿飾的飾字形近。滿節在九夷中的位置係在高麗與扶餘之間，當係今滿洲地方之種族。他疑心滿節即勿吉，特以南北字音相遠，因此用漢字寫外國民族名稱遂有異同。滿節二字之北京音係 man-chieh，與滿洲 man-chu 之音近，故他認爲滿洲國號源於滿節。在清太宗時，遼東應有論語注疏，而清太宗的佐命文臣如范文程等人即通曉中國學問。

滿節一本作滿飾。他認爲節字對，飾字不對，那不過是想追溯滿洲一詞語源，遂作此斷定。在清太宗時，諱稱金及女真，而以不爲人所知之滿節小夷自居，朱希祖先

生歸爲市村氏此說不近情理(註一)。

據朝鮮趙慶男所著亂中雜錄，朝鮮於萬曆四十七年時，派姜弘立率兵助明朝征討奴兒哈赤。明兵戰敗，姜弘立遂率所部投降。在投降時，姜弘立向奴酋部將表示，他很關心他的部下的命運。奴酋部將答覆說：「此軍當到城中，見滿住後，許令還家」。及姜弘立至胡城，「登階行再揖，滿住怒憤，責以無禮」。亂中雜錄此處所記係根據萬曆四十七年姜弘立給朝鮮政府的狀啓，其所記自屬可信。在萬曆四十七年時，奴酋部下已稱奴酋爲滿住，滿住與滿珠同音，而前引滿洲源流考說，滿洲即滿珠；因此在民國初年稻葉君山寫清朝全史，遂據朝鮮人的類此記載而主張滿洲國號源於太祖的尊稱。他說：

滿洲國號，在太宗崇德以前，未嘗聞之。彼等文書部面書大金者，悉改爲滿洲。……吾人考之，此字面之選擇又胚胎於對外關係。董崇德初年，包容種族之範圍，於彼等部族外，尙有強大之內蒙古。當太宗改國號時，既棄其大金之原名，又撤其女真之舊稱，是則內對於女真之舊部，外對於新附之蒙古，不得不擇一適當部族之稱號。太宗乃採用稱太祖爲滿洲(即滿珠，即文殊)之尊稱，以爲國號，此尊稱蓋互西藏蒙古女真及朝鮮皆知之。於當時之人心，必得良好之感應，無可疑也。是故滿洲者，其意義爲文殊之化身，太祖之舊部也。……以佛名爲人名，則又塞外民族古來之習慣。文殊師利者，傳說留居於山西省之五台山，東方民族之所尊信。……女真之名曾曰李滿住，曰滿答失利，曰滿住(太祖之尊稱)，皆崇拜文殊之影響也。

稻葉氏所舉太祖之尊稱既與滿洲同音，且係萬曆四十七年事，與清太宗崇德元年之不用金國爲其國號，時間相去不遠；其解釋又頗合於其時之國情，因此稻葉氏此說出，就沒有人相信市村氏所說「滿洲源於滿節」了。

孟森先生清朝前紀說：

滿洲即文殊，或作滿殊，明代書作滿住，係最大酋長之稱。建州自李顯忠子李滿住後，稱滿住者已非一世，至清太祖仍稱滿住，故知其爲酋長之尊稱，而非爲個人之專名。其後或誤爲部族之名，最後乃定爲國名。故滿洲爲其本部之舊

(註一) 參朱希祖後金國姓氏考，歷史學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p. 22

稱，非由太宗所捏造，如日本人之所經者。且滿洲即文殊之佛號，建州女直之尊稱其會長，輒呼爲佛，此俗蓋終清之世，未之或改。

孟氏此說之主要根據仍係胡將稱奴兒哈赤爲滿住，惟其解說則與稻葉氏不同。孟氏說，滿住爲李滿住之尊號，建州自李滿住後，稱滿住者非一世。孟氏並未舉出歷史事實以爲其立論根據。朱希祖先生後金國汗姓氏考說：李滿住之子孫未聞其被稱爲滿住，而李滿住之名滿住，猶其父釋迦奴之名釋迦，皆以佛名爲人名，非他人尊稱。朱氏此說是對的。

民國初年唐邦治著清皇室四譜，曾疑滿洲之得名源於李滿住。我也一度有此看法。我的理由是：據太祖武皇帝實錄，察哈爾林丹汗在萬曆四十八年寫信給奴兒哈赤，自稱爲「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斯汗」。成吉斯汗乃元太祖的尊號，而林丹汗竟以此自稱，則奴兒哈赤似也可用其族祖李滿住之名爲其尊號。但後來一想，這個理由不太妥當。李滿住並未建豐功偉業，李滿住係被中國及朝鮮聯軍所誅滅，奴兒哈赤決不會欣佩李滿住而用李滿住的名字作爲他自己的尊號。吳晗曾寫「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一文，認爲明代東北女真傑出人物，前期應推李滿住，後期應數奴爾哈赤，吳氏對李滿住的稱譽似失於過份。

在公元一九〇五年，日本學人內藤虎次郎登奉天崇謨閣，發現閣中藏有清太祖太宗兩朝滿文老檔的乾隆重鈔本。乾隆重鈔本有圈點的這一份的照片在民國元年被帶至日本，而乾隆重鈔本無圈點的一份，則由金梁聘請滿漢文學士十餘人從事翻譯(註一)，費時二載，於民國七年秋脫稿。以卷帙過多，校刊不易，金氏遂擇要摘錄，名曰滿洲老檔秘錄，其書至民國十八年始印行。金梁曾對人說，無圈點的老滿文不易辨認，他們翻譯時，見官修開國方略等書和牠約略相同的即鈔錄其文；其不同的，始以意翻譯。滿洲老檔秘錄卷二收有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與袁崇煥的信，信首說：「滿洲國皇帝致書於袁巡撫」。孟心史在民國二十四年曾爲文指出金梁譯本此處係鈔東華錄。在民國二十四年時，滿文老檔尙未有日譯本。今查老檔日譯本所載該信係作「滿洲國汗致書於袁大人」，金梁譯老檔所載該信作袁巡撫，是誠如孟氏所指摘，係鈔東

(註一) 此據金梁滿洲老檔秘錄序。李學智先生認爲金梁秘錄序所說不忠實。金梁實係根據乾隆重鈔本有圈點的那一份翻譯。

華錄。東華錄天聰九年十月條說，「我國無知之人，稱爲諸申，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國滿洲原名」。孟氏認爲滿洲一詞從這時才開始使用。在孟氏看來，清州老檔秘錄所譯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與袁崇煥書，如老檔亦稱滿洲國，則老檔之寫成當在天聰九年十月以後。日本今西春秋先生則指出老滿文原檔聞已有滿洲稱號，新滿文之製作則在天聰六年，謂滿洲稱號係實錄編纂時所制作，此係從獨斷論出發。

在民國二十一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開始清查內閣大庫舊檔，發現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及清太祖太宗朝滿文老檔三十七本。故宮所藏滿文老檔爲清人入關以前舊檔，爲乾隆重鈔本所自出。這些滿文舊檔遂由李德啓張玉全二氏予以整理。李德啓氏寫有滿文老檔之文字及史料一文，刊佈於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所出版的文獻論壇。李氏文中曾談到清太祖太宗時所用的國號，他說：

因滿洲部落之稱謂，曾引起研究清初史事的學者，對滿文老檔時代之懷疑，實有矯正之必要。

他這幾句話很明顯的係針對孟心史先生說的。

李氏此文說：

檔中在天命以前，有下列數段：

戊申年（明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太祖與明邊臣盟誓建碑，有云：「……凡諸申漢人，若私越邊境……」。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九月，葉赫貝勒懇太祖於明帝，有云：哈達、輝發、烏拉、已被征取，今復征取葉赫。將吾諸申部落完全征取後，即征取汝之明國。

癸丑年九月，明萬曆帝夢警，以問羣臣。對云：「女子即女直滿洲之蘇勒真都倫汗，將進奪吾明國之帝位。……」

乙卯（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額赫庫倫人曾向其環近諸部逞強。命寄語曰：「人謂滿洲之兵強勇，如此，可來與我一戰」。

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命以前，曾有「諸申」「女直」「滿洲」數種。……

至天命時，則又有下列數段：

天命四（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明以二十七萬兵，……來破諸申庚

昔汗所居之城。

天命四年三月，致朝鮮國王書云：「昔我金大定時」。

天命四年七月，太祖述對蒙古宰賽貝勒之恨有云：「刑牲歃血，誓侵滿洲」。

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命時復有「諸申」「滿洲」「後金」數種。

至天聰之時，復有下列數段：

天聰元年正月，致袁崇煥書云：「滿洲國汗致書袁大人」。

三年正月，致袁崇煥書云：「金國汗致書袁大人」。

五年八月，招蒙古出降有云：「諸申蒙古，原係一國」。

六年十月，致明帝書云：「滿洲國汗上書大明國皇帝」。

十一月，致明事違官員書云：「金國汗致書明事違官員」。

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聰時，仍為金與滿洲並用。

總上所見，可知清初部落名稱，初曰諸申，亦曰女直滿洲，或滿洲。天命及天聰時，統稱建州諸部，仍用諸申之號；而單稱滿洲部落，則「後金」「金」與「滿洲」三者並用。至崇德時，始專稱大清焉。

李氏既通曉滿文，而其所論又係歸納關外滿文舊檔所得。李氏既認關外舊檔為原檔，因此金靜庵先生在民國三十六年刊佈的「滿文老檔考」一文中，也就認為李氏所說最屬可信了。

據文獻論叢所載該館大事表，故宮文獻館所藏檔案文物，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裝箱南運。二十四年五月，將滿文老檔自滬庫取出，運平整理；同年八月，開始校對滿文老檔，二十五年二月滿文老檔原本運回滬庫。孟心史與今西春秋筆戰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事，而李德啓此文又係針對孟氏對今西春秋的答辨而立說，則李氏寫作此文時，滿文老檔原本已不在他的手中了。

故宮所藏滿文老檔原本，現保存於臺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前幾年，由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資助，將其攝成照片，現正由李學智先生譯成中文。故宮藏太祖朝滿文老檔所用紙，有些係明代舊公文紙，有些係高麗紙。據廣祿李學智二氏合著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用明代公文紙寫的係原檔，用高麗紙寫的係天聰年間修實錄時重錄，並非原檔。上引李德啓氏所舉天命以前滿洲稱號，

此均見於故宮滿文老檔的荒字檔及失字檔，而荒字檔失字檔係用高麗紙寫，並非太祖朝原檔。

據廣祿李學智二氏合著之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故宮藏太宗朝老滿文檔的天字號檔記有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與袁崇煥書，老檔原本作：

aisin gurun i han i bithe iuwan amban niyalma de unggihe
金 國 之 汗 之 書 袁 大 人 於 送

而改稿則將金 (aisin) 改為滿洲 (manju)，而 manju 一字已施有圈點，係新滿文，其改寫的時間相當晚。孟心史氏曾推測，老檔此處若作 manju，則非原檔。今廣祿及李學智氏此文正可證實孟氏所推測的是正確不誤的了。

滿文老檔中 manju 一字既係後來所塗改，因此也就不能據滿文老檔而說清太祖時即已有 manju 圈號。

在民國二十三年，吳晗寫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一文。吳氏見婆豬江、撥豬江、蒲州江及蒲州這四個名稱在朝鮮實錄中到處互用；蒲字字形與滿字相近，而婆豬江又係李滿住所住地，吳氏遂疑後來之偽造滿洲一詞係從這一點得到暗示。在民國四十九年，陳捷先氏作說滿洲一文，則認滿洲一詞係婆豬的音變。陳氏此文一開始即引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及滿文老檔，謂滿洲係部族名；然後指出其時女真各部族名多得名於其所住地之河川，如渾河部因渾河而得名，兀喇部因兀喇河而得名，而李滿住所住地為婆豬江，故朝鮮實錄中曾稱之為婆豬野人。朝鮮世宗實錄宣德八年二月己未條說：

婆豬入寇，以忽刺溫為辭。

又正統三年六月條說：

傳旨威吉道都節制使今啓：凡察云：撤滿塔失里見我於開陽曰：如我婆豬人等欲降順朝鮮，若論歸順，則我欲獨歸；若獨歸，必不殺也。國家若欲偵撫婆豬之人，則我受本國教旨招安滿住之遣凡察招安觀變如何？

又同年八月庚申條記：

凡察甫乙看都爾溫言：我等欲遣管下招安滿住。但管下人到婆豬，而國家遣兵致討，則恐管下人被殺也。

陳氏認為後二條係女真人稱李滿住管下為婆豬人的例證。陳氏認為婆豬江在朝鮮實錄中有時寫作馬豬江，明宣宗實錄宣德元年丁酉條的楊滿皮，朝鮮實錄寫作馬書彼，因此他認為婆豬可以音變為滿珠。

陳氏此說的主說缺點，現在看來，仍係用撰寫時間太晚及經過竄改的材料以證明滿珠係地名及部族名。滿洲實錄，今所得見者，非天聰朝原本，而係乾隆重修本。乾隆本不稱明朝為大明，與崇德時所修之太祖武皇帝實錄不同，此即其書已為乾隆諱改之鐵證。崇德元年修成之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雖稱明朝為大明，但其書所記滿洲一詞仍不足信。在天命辛酉年三月，奴兒哈赤曾有一信與朝鮮國王，其中文原件保存於亂中雜錄，信首係稱「後金國汗奉書於朝鮮國王」，滿文老檔日譯本所記同，而此在武皇帝實錄則改後金為滿洲，這可見太祖武皇帝錄中滿洲一詞亦不可輕信。至於太祖朝滿文老檔所記滿洲字樣，李德啓氏所引用的，則上引廣祿李學智合著的論文已指出其不可信了。

滿洲一詞在未能證明其非捏造以前，謂其由婆豬音變，這只能備一說。稻葉氏謂滿洲國號源於太祖之尊稱，其證據相當堅強；而且所依據的係萬曆四十七年的記載。我們如果不能在更早的漢文原始可信的記載中找到滿洲一詞確為地名及部族名，則稻葉氏對滿洲國名來源的考證將恐怕是不能推翻的了。

(二)

最近，我得讀東國史略大文軌，見其書卷四十六收有萬曆三十三年七月朝鮮給明朝薊遼總督遼東巡撫及遼東總兵的咨文，其中提到奴酋所住地為萬朱。今將該一咨文節引於下：

朝鮮國王為開諭虜酋，以弭邊患，以固封疆事：……據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金宗得呈稱：節該據沿江居住各夷等口說：俺等聽得忽刺溫欲備銃丸，便要買得火藥，密賣貂裘四領，令伊部下夷人前赴萬朱地方，務期買取，又送放（族）人於奴兒哈赤部下，要索火藥。有奴酋答說，戰用火藥，原係中國禁物，非但決不可得，俺你相通，要買火藥一事，若或透漏，傳播上國，則一境必被殲滅。你可速回，却怕有人知覺等因聽此，具呈。……忽刺溫侵犯本國，則奴

會曲加禁戕；忽刺溫要覓得火藥，則奴會嚴辭斥絕。……忽賊侵犯本國北邊，其所俘獲分送于奴會。忽刺溫之於奴會，聲勢相連，謀議相通。……奴會既統守建州衛分，服命天朝。煩乞貴部院，……省諭該會，使之禁制忽刺溫，勿許妄動兵釁，以杜疆場之患。……須至咨者。……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日。

此萬朱地方顯係奴會所在地，此由其言「要買火藥，則奴會嚴辭斥絕」可證。

此係朝鮮政府咨文，故「萬朱」二字應從朝鮮人讀音。檢權相老編韓國地名沿革考，萬滿二字皆讀爲ㅁ (man)。李元植先生告訴我，朝鮮人讀萬朱與滿洲二字，發音完全相同。

上引朝鮮咨文說，「節據沿江居住各夷等口說」，這可見萬朱一名係女真人對該地的稱呼；而朝鮮咨文說，奴會統守建州，則係遵從天朝對其地的稱呼。這樣看來，太祖武皇帝實錄說，滿洲一詞，「南朝誤稱建州」；他們是的確叫該地爲滿洲，而南朝則稱之爲建州。南朝稱其地爲建州，這自然不錯。實錄說，「誤稱建州」，那是他們的自尊心使然。建州得名，源於建州衛，這一名詞使他們感覺屈辱，因此修實錄時就不願意用中國地名，但又不能不提，因此他們就說「南朝誤稱建州」了。

滿洲本係女真人對建州衛的稱呼。及奴兒哈赤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汗相當於王，則用女真人的稱呼，就可以稱他爲滿洲國汗了。

奴兒哈赤對外行文，所用的國號計有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並沒有用滿洲爲其國號。滿洲國應是俗稱，而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則係官方正式採用的國名。

地名本係滿洲，則住居其地之士著亦即滿洲人。滿洲人本係女真人之一枝，故奴兒哈赤曾用女真爲其國號。滿洲國本行軍事統治，向外發展時，則將擄掠來的人作奴隸，故當其將女真各部統一時，女真各部的人就稱滿洲國的汗及貝勒爲主子，自稱爲奴才，於是諸申（女真）一詞就引伸而有奴才的含義了（註一）。

清太宗實錄天聰九年十月庚寅條：

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

夫諸申，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

（註一）參看王鍾翰清史雜考 p. 18. 清文彙書釋諸申爲滿洲之奴才。

傳奕世。自今一切人等，止稱我國原名，不得仍前妄稱。

清三朝實錄探要：

(天聰九年十月辛丑)諭衆于朝曰：國名稱爲滿洲。其各旗貝勒人員，稱爲某旗貝勒家諸申。(此條不見於清太宗實錄乾隆修本)

這只是由於諸申(女真)已含有奴才一義，所以他不許人稱他爲女真，而只許人稱他爲滿洲。女真人在貝勒家仍稱諸申，但其實所征服的女真人仍從其主人之名而稱滿洲。清文彙書卷八第四十九頁說：「滿洲從龍六十六國，歸順俱名滿洲」，可爲其證。

清太宗諱稱諸申，同時下諭說，「國名稱爲滿洲」，這也是他在第二年四月改國號金爲清的理由。稻葉君山說，清太宗改國號金爲清，是怕引起漢人之反感，這自然是對的。

建州本係地名，其後變爲國名。在天聰朝重錄的滿文老檔荒字檔中已諱稱建州國，至此更諱女真及金。在崇德元年修成之太祖武皇帝實錄中，需提到奴兒哈赤的種族名、地名、及國名，於是就一律改爲滿洲了。

在天聰朝臣工奏議裏尙看見稱女真人爲金人，金漢對舉。至崇德以後，則官方文書中就有滿文滿官等名詞，及滿漢對舉了。

在萬曆三十三年時，女真人稱建州爲萬朱、滿洲。而奴兒哈赤於萬曆三十三年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於萬曆三十四年上崑都崙汗尊號，則奴兒哈赤亦即滿洲國汗。在萬曆四十七年時，奴酋部將稱奴兒哈赤爲滿住，這可能是當時的一種習慣。在萬曆三十三年時，朝鮮曾受海西衛忽刺溫夷酋卜章台的侵略，奴酋給明朝遼東巡撫總兵的呈文說：

那忽刺溫比我先生幾輩，我也難與他說。(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十六頁)

忽刺溫係地名，而此處却用以指卜章台，則做此，也就可以稱奴兒哈赤爲滿住了。稻葉君山謂滿住爲奴兒哈赤之尊號，其說未必可信。

萬朱係地名，而奴酋在萬曆三十三年自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萬曆三十四年稱崑都崙汗。由尊號變爲地名，決非短時間所能變成，因此萬朱之爲地名應與太祖之尊號無關。

太祖爲萬朱國汗，可叫太祖爲萬朱及滿住。今考太祖武皇帝實錄記：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太祖以金盃賜酒，將所戴東珠金佛帽併衣賜之。
又太宗實錄稿載天聰元年四月八日金國汗與袁崇煥書說：

人君卽佛也，天之子也。

則由萬朱汗之稱，太祖後來是否自視爲佛，並真如乾隆所說上有曼殊師利大皇帝尊號，那就不敢說了（註一）。如果他上有曼殊室利大皇帝尊號，則後來清太宗正式採用滿洲作爲國名，這自然也可能是他的理由之一。卽令如此，但萬朱之爲地名，此在萬曆三十三年已然。他在萬曆二十四年已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則用滿洲作國名當也很早。因此滿洲之爲地名及國名，乾隆皇帝從曼殊師利大皇帝予以解釋，仍是倒果爲因的。

在萬曆三十三年時，滿洲已爲地名及國名。滿洲之得名，修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史臣也未必知道其由來。爲了政治上的理由，需神道設教，於是就捏造說滿洲國號係仙女所生布庫里英雄所定的了。

關於萬朱地名之由來，我現在提出兩個假設：

萬朱與滿住同音，我曾經想到萬朱之爲地名可能由於李滿住，亦卽地以人名。但李滿住未建豐功偉業，女真人是否會以其名字名其所住地，頗令人懷疑，因此我提出另一假設：

朝鮮宣祖實錄萬曆十七年七月丁巳條說：

左衛酋老亦可赤（卽奴兒哈赤）兄弟以建州衛酋長李亦難等爲麾下屬。老亦可赤則自中稱王，其弟則稱船將。各造弓矢等物。……將以報仇中原之計云云。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說：

一土城乃蔓遮諸部酋長李大斗、李以難主、李林古致等，抄領千餘壯勇，本住此城，共拒奴酋之侵凌。奴酋遂□（合？）羣來門。合戰四度，尙且相持。（李大斗等知）其終不可敵，便乘黑夜□□逃命。今不可知去處者□□□云。

（註一）這一尊號仍可能係西藏喇嘛所上，不必指實爲達賴喇嘛。天聰四年所立救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說：「法師斡祿打兒罕囊素，烏斯藏人也。……蒙太祖皇帝敬禮律師，倍常供給。至天命辛酉年法師示寂歸西，太祖有敕，修建寶塔」。在太祖時，滿洲國內已有西藏喇嘛。

此李以難主當即宣祖實錄所記建州衛會長李亦難。在萬曆十七年七月時，奴兒哈赤尙爲建州左衛會，非建州衛都督僉事，則建州衛會長只能指李亦難等人，而建州衛三字正與蔓遮諸部落爲互文。據申忠一圖記(註一)，以蔓遮爲地名的，有蔓遮嶺、蔓遮川、蔓遮、蔓遮土城，則蔓遮二字當係建州衛之胡名。蔓遮土城正在婆豬江側，而會長李姓，則蔓遮土城當即李滿住時建州衛治所，而其後則遷徙到蔓遮。故胡人稱建州衛爲蔓遮。奴兒哈赤係建州左衛酋，所住地爲赫圖阿拉，及其征服李亦難，任建州衛都督僉事，於是建州衛地就「西自遼東界，東至蔓遮」，而奴酋治所，中國人及朝鮮人遂稱之爲建州，而女真人則从其舊稱，仍稱之爲蔓遮，蔓遮音轉爲萬朱。

蔓遮當係該地古地名，由於以蔓遮爲地名之地方相當大(註二)，因此，我疑心這可能是渤海國鄭頓府的所在地，不過這一點還待詳考。

蔓遮的蔓字，朝鮮人讀爲「滿」，而遮字讀爲「cha」。據高本漢分析詞典，「遮」字的切韻音爲 t'sia，滿節二字的切韻音爲 muân tsiet。蔓遮的位置正在扶餘與高麗之間。市村瓚次郎氏說，滿洲源於滿節，他的論證有問題，但他的結論仍可能是對的。

婆豬江僅係蔓遮地方的一條江，故蔓遮一名當與婆豬無關。朝鮮世宗實錄所提到的婆豬野人，恐仍係朝鮮人對他們的稱呼。這一稱呼爲後來所不用，朝鮮人改從中國人稱其地爲建州。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改定

(註一) 新華書局編定申忠一圖錄本文，萬老城 p. 106。

(註二) 參看萬老城 p. 54 所附申忠一行程圖與現代實測圖。原圖音字誤爲西，且字誤爲且。

奴兒哈赤所建國號考

黃 彰 健

據滿文老檔日譯本所記，奴兒哈赤是在明萬曆四十四年正月上尊號爲「天か衆國を恩養するやうに任じた Genggiyen Han」(註一)。在那一年他所建立的國號究爲後金抑建州，近代史家頗有異說。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說：「建國號曰大金；或以區別於前代之金，稱爲後金」。(註二)

孟心史先生明代史講義說，萬曆四十四年奴兒哈赤自稱建州國汗，亦稱後金。(註三)

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的說法與稻葉君山相同，而近出國立編譯館所編中學歷史課本則說，奴兒哈赤所建的國號係後金。

我們如果根據原始可信的材料，將奴兒哈赤對外文書提到他的國號的，按年代先後排列，則我們將不難發現上述那些說法都有錯誤。

奴兒哈赤建立國號，並不自萬曆四十四年始。從萬曆二十四年起，一直至他的死，他的國號凡五變。最初係稱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後又改後金，最後改稱金。在萬曆三十三年時，已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在萬曆四十四年時仍沿用建州國號，並未另定新名；其改稱後金，則在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三月；其改稱金，則在天啓元年辛酉。後金係其自稱，並非史家所追稱。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係不同時間所定，各有其行用的時間，而後金與金亦有分別，是不可像一部分明人及近代史家那樣混稱的。清初史家計六奇彭孫貽記奴兒哈赤在明萬曆四十四年時的國號，有不可依據處，這也是我們討論奴兒哈赤所建國號時應仔細辨別的。

金梁滿洲秘錄序說：

(註一) 見太祖朝滿文老檔，東洋文庫日譯本 p. 67.

(註二) 中華書局出版但懋辛譯本 p. 105.

(註三) 中華書局本 p. 298.

國號，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稱後金，見於遺朝鮮國王書。天聰年則稱大金，見於金漢蒙古子弟讀書錄及奉天城門題額。崇德年始稱大清，見於陳杜明等書，始不復用滿洲國號。(註一)

金氏的方法與我的相同，所不同的是他相信滿文老檔中的滿洲國號，而我則根據原始可信的漢文記載。關於滿文老檔諱稱建州國，及滿洲國國號由來等問題，我將另文討論。在我看來，我們討論奴兒哈赤的國號，如果一上來就利用滿文老檔那些真實性成問題的記事，則會將問題弄得更複雜，更不易處理。

在討論奴兒哈赤建立的國號時，還應注意奴兒哈赤的位號，以及旁人對他的稱呼，和他如何稱呼人。我們如留意這一點，則也就會了解為什麼明朝人說奴兒哈赤是在萬曆四十六年纔建國稱汗。

現在將奴兒哈赤所建立的國號，依次考論於後：

(一)

由現存原始可信的漢文記載看來，奴兒哈赤在萬曆二十四年自稱為「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這見於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所載奴酋回帖，回帖全文如下：

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 佟奴兒哈赤稟，為夷情事，蒙你朝鮮國，我女直國二國往來行走營(?)好。我們二國無有助兵之禮。我屢次營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於(餘)里邊疆。有遼東邊官，只要害我途(圖)功陞賞。有你朝鮮國的人一十七名，我用價轉買送去，蒙國王稟賞。我得知，我們二國，若不保心，有你臨城堡對只地方，着我的邊子住着，看守你的邊疆。若有你的高麗地方生畜不見了，我邊子說知，亦尋送還。你差通事，答滿堡(浦)城，到我家來。若有你的人畜，我送去。我的邊子到你地方，你送還與我。兩家為律，在無歹情。後日天朝官害我，你替我方便營言，呈與天朝，通知我，有酬報。星夜力等天朝二國明文，及(即)日回報。須至稟者。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稟。(註二)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說，這封回帖係出於歪乃的手筆。日本和田清氏認為，歪乃

(註一) 滿洲老檔稿錄沒有此序，此據李鴻章譯滿文老檔之文字及史料一文轉引。

(註二) 稻葉村吉所撰舊老城收有寫定申忠一圖錄本文。本文引申氏此書，均據稻葉氏寫定本。

係「文學外郎」的外郎二字的誤譯，而其時任文學外郎者爲龔正陸。(註一)朝鮮宣祖實錄說，「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盡通」，「凡千文書，皆出於此人之手」。由這封回帖，使我們知道，奴兒哈赤與明朝及朝鮮辦交涉，他發出去的函件是用中文寫的。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說：

奴曾任都督僉事十年，龍虎將軍三年。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撰寫於明萬曆二十四年。奴兒哈赤之任都督僉事，據明神宗實錄，係萬曆十七年九月乙卯事。由萬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爲時僅七年。因此，「奴曾任都督僉事十年」的「十」字應係「七」字之誤。

申忠一說，奴曾任「龍虎將軍三年」。按明制，都督僉事係正二品，正二品武官所加散階分三等，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任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時，明廷當授以驃騎將軍散階。以年資已够，所以後來加授「龍虎將軍」。

明實錄未記奴兒哈赤封龍虎將軍年月。「馬晉允皇明通紀輯要著其時爲萬曆二十三年八月，茅瑞徵建州夷考、沈國元皇明從信錄則皆渾言二十三年，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亦敘爲二十年之後三年」(註二)，均與申忠一所記不同。申忠一係記其本人親自見聞，照道理說，應屬可信。但其書記奴兒哈赤任都督僉事十年之「十」字已有錯誤，則奴曾任龍虎將軍三年之三字也不能保證其不誤。馬晉允所記有年份月份，應有所本。而且明制每三年考績一次，初授驃騎將軍，三年後陞授金吾將軍，需任都督僉事六年才可以加授龍虎將軍，因此，其加授龍虎將軍是可能在明萬曆二十三年，而非如申忠一所記係在萬曆二十一年。

在萬曆二十三年封龍虎將軍，但其官仍係建州衛都督僉事，因此申忠一見奴兒哈赤，仍稱奴兒哈赤爲都督。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說，奴的部下稱奴爲王子，而朝鮮實錄則說奴「自中稱王」。

朝鮮宣祖實錄萬曆十七年七月丁巳條：

左衛酋老亦可赤兄弟以建州衛酋長李亦難爲麾下屬，老亦可赤則自中稱王，共

(註一) 見東洋學報三十五卷第一號和田清氏清之太祖之關與龔正陸 p. 46.

(註二) 據孟心史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明清史論著集刊 p. 187.

弟則稱船將。各造弓矢等物，分其軍四運：一曰環刀軍，二曰鐵鎚軍，三曰申赤軍，四曰能射軍。間間練習，務制羣胡。從令者饋酒，違令者斬頭。將以報仇中原之計云云。

老亦可赤即奴兒哈赤。在萬曆十七年九月明廷任他爲都督僉事以前，他已在他自己的領土內稱王了。

在中國語文裡，王與王子的含義迥然不同。奴兒哈赤「自中稱王」，而其部下稱之爲王子，這可能是受了蒙古人的影響，因爲蒙古人是稱他們的可汗爲王子的。稱可汗爲王子，似起源於明宣宗時。明宣宗實錄記：

宣德九年十月乙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僉事劉廣奏：獲到虜寇言：今年二月瓦剌脫脫不花王子率衆至哈海兀良之地，襲殺阿魯台妻子部屬，及掠其孳畜。阿魯台所立阿台王子止餘百人，遁往阿察禿之地。

此阿台王子，在蒙古源流及蒙文黃金史中稱之爲 Adai Qagan，而劉廣則轉述虜寇所言，稱之爲王子。明英宗實錄宣德十年十月壬寅條：

遣使齎敕諭阿台王及朶兒只伯等。……

則明朝人稱阿台可汗爲王。

上引宣宗實錄提到的瓦剌脫脫不花王子，在英宗實錄中稱他爲達達可汗或瓦剌可汗；但可汗的稱謂也只見於明朝給瓦剌可汗的書信；實錄記述脫脫不花的事跡，仍稱他爲脫脫不花王；而脫脫不花之稱王子，在英宗實錄中僅兩見。明英宗實錄記：

（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己丑，是日虜寇分道剋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脫脫不花王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人寇甘州。…報至，遂議親征。……

（景帝）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亥，總督獨石等處備禦右少監陳公等言：達賊萬餘圍龍門城，云是阿剌知院遣我等來講和，因繫書於矢，射入城內。……少頃又來言：「我阿剌知院說：我是個大頭目，已年老了。如何留一個惡名？我與你講和了罷。我亦曾勸也先太師來。不聽我說，可將所射書奏爾朝廷。我亦回稟也先太師。須仍舊往來和好」。賊又言：「王子軍馬從東來，也先從西來，我從獨石馬營來。我傷了幾處小邊城，我却不是了」。……

阿剌知院脫，「王子軍馬從東來」，即指脫脫不花王寇遼東。此王子一詞顯係阿剌知院對脫脫不花王的稱呼。

明英宗實錄記：

景泰元年十二月甲申，遼北瓦剌使臣兀馬兒奏：脫脫不花王子寄馬二匹，進太上皇帝，命收入御馬監，給賞如例。

此脫脫不花王子即脫脫不花可汗，不能釋為脫脫不花王的兒子。實錄此處稱脫脫不花王子，當係根據瓦剌使臣兀馬兒所奏。

在正統十年正月，明英宗曾致書脫脫不花可汗及淮王也先，並對他們兩人的重要部屬分別予以犒賞。據實錄所列名單，阿剌知院係也先手下第一大酋。脫脫不花及也先各擁有武裝部隊，但也先的官銜係「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國家大權操在他手裏，脫脫不花僅擁可汗虛名。脫脫不花雖僅擁虛名，但其身份係可汗，因此瓦剌遣使至明，仍由脫脫不花的部屬充正使，也先的部屬充副使。兀馬兒出使中國，其身份是副使，見英宗實錄P.4232，他當係也先的部屬。

阿剌知院及兀馬兒均係也先部屬。他們不稱脫脫不花為可汗，而稱他為王子，這一點頗可注意。據上引宣宗實錄，阿台王子係阿魯台所立，而英宗實錄 P. 542則說，阿台王子係阿魯台的部屬，則阿台王子後雖被立為可汗，仍係阿魯台的傀儡。阿台及脫脫不花均係傀儡，當為阿魯台及也先的部屬所看不起，因此他們就不稱阿台及脫脫不花為可汗，而按照阿台及脫脫不花兩人原來的身份，稱之為王子了。阿台及脫脫不花在被立為可汗以前，可能未被封為王。元順帝北徙以後，蒙古可汗的下面有王，也先稱太師淮王中書右丞相，即其一證。

脫脫不花王後來為也先所殺，而也先又為阿剌知院所殺。毛里孩率兵殺敗阿剌知院，擁立麻兒可兒為王子。據英宗實錄景泰六年八月己酉條，麻兒可兒係脫脫不花王的幼子。明英宗實錄記：

天順七年四月戊寅，戶部奏：近遼北小王子遣使臣五百餘人，赴京進貢。

五月癸丑，遼北馬可古兒吉斯王子遣頭目阿哈刺忽平章備忽等來朝貢馬。

六月戊寅，賜遼北可汗並太師季來、毛里孩王珠翠，金織冠服……等物。

丁亥，遼北馬可古兒吉斯王…遣頭目阿老出等二百人來朝貢馬。

八年正月乙丑，禮部奏，昨者譯出遼北麥兒苦兒吉斯可汗番文。……

日本和田清氏認為，麻兒可見、馬可古兒吉斯及麥兒苦兒吉斯均係蒙古可汗 Makha-gurkis 不同的中文譯名。和田氏的說法是對的。由實錄所記看來，馬可古兒吉斯的位號係可汗，而明朝人則稱他為王；蒙古人仍沿用過去對他的父親的稱呼，稱他為王子；因其年幼，所以蒙古人又稱他為小王子。

蒙古人稱可汗為王子，至萬曆時仍如是。籌邊碩畫卷一第二十一頁載熊廷弼疏云：「應亟遣問使，宣諭虜王子」，此即沿襲蒙古人對虎慈兔慈的稱呼，而稱虎慈兔汗為王子。

在明萬曆二十年時，寧夏致仕副總兵哱拜叛變。他求援於河套蒙古諸部。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年四月壬寅條記：

遼虜闖入頗多，詢之，謂哱王子有約。虜所稱哱王子，即哱拜也。拜以降虜驍勇，……招結亡命千餘人，今且公然勾虜，稱王子。

哱拜自稱王子，這並不是說他僭稱蒙古可汗，他只是想佔據中國做可汗而已。明史卷二三八麻貴傳：

拜初與套部深相結，諸部長稱之為王。

明史此處王字應改為王子。這因為明朝人稱可汗為王，而蒙古人稱可汗為王子。

朝鮮實錄說，奴酋「自中稱王」，而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說，奴酋的部下稱奴酋為王子，這樣看來，這兩種記載是並不衝突的。「自中稱王」，用滿洲話來說，應係「自中稱汗」。

奴兒哈赤在萬曆十七年七月即已「自中稱王」，但這也只是說他對他自己的部屬稱王，並不是說他在這時與明朝及朝鮮辦交涉，也自稱為王。

在萬曆二十四年時，他對朝鮮自稱「女直國建州管東夷人之主」。他自稱「女直國」，又稱「管東夷人之主」，這可見他的志向不小。他雖用女直為國號，但仍奉明朝正朔，仍稱明朝為天朝。他給朝鮮政府回帖的末尾說，「須至稟者」，仍係下對上的口氣。據朝鮮宣祖實錄及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奴兒哈赤在這封回帖上所蓋的印仍係建州左衛之印，而非女直國印。

據明實錄，明朝於隆慶五年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萬曆十一年，俺答死，閏二

月甲子，俺答子黃台吉襲封爲順義王，而黃台吉之子播力克則「襲授龍虎將軍」。這可證黃台吉在襲封順義王以前，明廷已封黃台吉爲龍虎將軍。龍虎將軍係用以封順義王王位繼承人(註一)，則明廷封奴兒哈赤以龍虎將軍，對奴兒哈赤來說，應係一種榮譽。他可用這一封號來脅制他的同族，因此他後來就不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而自稱「女真國龍虎將軍」了。

朝鮮宣祖實錄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十月壬辰條說：奴兒哈赤「自稱女真國龍虎將軍」。宣祖實錄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七月戊午條說：

此胡仰順天朝，受職爲龍虎將軍，其印信則仍是建州左衛之印。

朝鮮之知奴兒哈赤自稱「女真國龍虎將軍」，應係根據奴酋對外行文，否則就不會知道奴酋稱龍虎將軍時，所用的印仍係建州左衛之印。

女直本名女真，以遼興宗諱宗真，改稱女直。奴兒哈赤無避遼諱的必要。他不稱女直國而稱女真國，其理由或在此。

(二)

據東國史略事大文軌卷四十六所載明萬曆三十三年七月朝鮮政府給薊遼總督遼東巡撫及遼東總兵的咨文，鴨綠江與豆滿江乃朝鮮「西北界限」，「奴兒哈赤部落住在鴨綠江越邊迤西之地。豆滿江越邊原有雜種胡人，與朝鮮咸鏡道慶興慶源穩城鍾城會寧富寧等六邑隔水相望。常傳深處野人聲息，使朝鮮得以爲備」。「頃年來，有深處夷人忽刺溫在江外十餘日程，無故興兵侵掠。前項沿江居住夷衆，節次盡行擄去，不從者斃殺」。萬曆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忽賊糾合兵馬過江，犯鍾城府潼關堡，守堡

(註一) 龍虎將軍係用以封王位繼承人，我起初以爲奴酋之被稱爲王子，其理由或在此。友人許仲雲先生不以爲然，認爲王子之稱應與蒙古小王子的稱號有關係。許先生此說是對的。本文初稿這一段因此完全改寫。我很感謝他的寶貴的啓示。

頃讀師大學報第十一期朱雲影先生中國正統對於日韓越的影響一文，文中引通鑑書日本傳：

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宜朝命而還。

又引通鑑卷一九三：

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宜命而還。

朱氏認爲：「兩書記載，略有出入，自以通鑑爲正確。因爲當時正是舒明天皇在位，並無聖德太子攝政一類的事，所以爭禮者應爲王而非王子」。這與本文所討論的可能沒有關係。

兵馬會節制使金伯玉力戰而死。事後忽刺溫酋長曾遣使報捷於奴兒哈赤，而奴兒哈赤則派人至朝鮮說，他與朝鮮無仇怨，他曾戒諭忽刺溫，勿再侵犯朝鮮。但朝鮮政府則得到情報，忽刺溫與奴酋「聲勢相連，謀議相通」，因此朝鮮政府遂以咨文請勅遣總督及遼東巡撫總兵，派人宣諭奴酋，命奴酋轉諭忽刺溫夷酋，各安本分，無侵擾朝鮮。其時趙楫任遼東巡撫，寧遠伯李成梁為鎮守遼東總兵官，於接到朝鮮咨文後，即派遣通曉夷情指揮孟承勳齎執諭帖，前往建州宣諭。其宣諭內容如下：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速兒哈赤知道：今朝鮮國王欲要上本奏知皇上，惟恐不便，將本留下。即差官傳諭你們。你是朝廷欽奉龍虎將軍，忠順有年。東邊一帶，俱是你管的。忽刺溫擄掠朝鮮人畜，你怎麼處治送還？再毋許侵犯。務要遵我天朝法度，永固忠順，事體方妥。若陽為允從宣諭，陰圖侵犯朝鮮，則該國奏之朝廷，豈不壞了忠順好名。爾等悔之何及。況朝鮮原屬天朝，即遣總督大臣，統領大兵，齎運糧餉，殺退倭奴，保安朝鮮，爾等想亦有聞。慎之，慎之！（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十八頁）

孟承勳宣諭後，帶回「建州等處地方龍虎將軍佟奴兒哈赤呈文」，內稱：

為宣諭虜掠事，蒙撫纘老爺恩典，委官一員，到我夷寨，宣諭朝鮮國王緣由。有我奴兒哈赤收管我建州國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餘里邊疆。我父子兒孫養活，同受歡樂。這夷情不管我世効之人事。那忽刺溫夷人，各地方之人，不聽我言。今那忽刺溫比我先生幾輩，我也難與他說。是我女兒女婿，些須買賣行走。要好，來往行走；若要不止路不走，我也難處。（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十六頁）

孟承勳又向李成梁報告他與奴兒哈赤會談的內容：

奴兒哈赤回說：搶掠朝鮮夷酋係兀刺江頭兒卜章台。他是王台夷種，係海西夷人。離我住寨，僮馬走二十三日遠，並不是我建州遼子。我自管得我建州遼子等語。

我說：你速兒哈赤女兒見與卜章台為妻，卜安台女又與你為妻。你兩家通往相好。你可在中間替他兩家講說，可也。

奴兒哈赤回說：你說的有理。這事起初原是朝鮮不是。他不該把他遼子一二千

家放在他地方養活，因卜章台差遣子去他地方，問在他地方寄住遣子收差使，被寄住遣子將他差遣子，綁送朝鮮將官處，扭鎖，用車掙死，以致卜章台與兵仇殺。今有朝鮮國王差使臣送卜章台勅書一道，許他往朝鮮進貢勅書一百五十道。他有這等大利與他，我怎麼講得。（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十七頁）

李成梁曾以奴兒哈赤所說質問朝鮮，朝鮮政府則說奴兒哈赤所說全屬誣罔，以文繁不引。我這裏要指出的是，上引奴兒哈赤給遼東巡撫總兵的呈文已有「建州國」字樣，這是現在看到的建州國國號的最早的記載。

奴兒哈赤對明朝雖推諉，但明朝既已派人宣諭，他不能不敷衍。因此他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書與朝鮮邊將，就提到朝鮮與忽刺溫講和事。這封信的內容如下：

建州等處地方國王佟，爲我二國聽同計議事，說與滿浦官鎮節制使知道：你二國講和緣由，我也聽見。若要和事，講和罷。講和事完不肖(消)貼，代(待?)我還。未完事，我朝鮮吃虧傷心。我們二國聽同計議看何如？我也知道你朝鮮傷心。我與你一心。以(一?)定不信我那人我養活命放去了，你朝鮮不信，那人我養活放去是實。養狗有恩，養人無恩，他與我多傷心。你朝鮮怎得知道這緣由？我吃虧。你朝鮮若不信，當天盟誓。要與天朝皇上知道，有誰人押(賄?)派我。有四名高麗未(爲?)芽(烏?)(兀?)龍江和事，到我夷地來了。遇南朝通事董國云(雲)(註一)，有撫綏文移未驗實緣由，責送跟同面前我言答緣由。這就是回答言語，伸文天朝上司知道。不要洩漏肖悉(消息)。有上年你高麗我夷人些小所(瑣)碎，以後行要不良人役，我儘都斬了，爲例。有反(反叛之反)國之人十四名高麗人口，我得獲，差不正都又你進送。滿浦城內有你山木石哈兒把城內馬一匹，有夷人蘇併革拿來，我聽見，好國之人馬匹怎擊來，將蘇併革綁擊，解送山木石哈兒把城內殺死，爲例。我與朝鮮取和氣，得獲人役馬匹，進送原巢，將惡人斬殺了。這緣由我裏邊不知事小人。國

(註一) 云係雲字的俗寫。董國雲爲其時通事，見下文所引圖鳳辨再陳東叔情狀疏。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第七頁有通使董國胤，當據國胤改爲董國雲。清文老檔日譯本譯 dung quwe yun 爲董國胤，亦當據國胤疏改正。程蘇君山氏光海君時代之滿鮮關係疑云字爲董字之誤，非是。

土這等好有，高麗以（一）定與我們二國和氣了。

高麗地方，說有人參許多，有參兒騎馬走山、染馬鏗紅、窺參去的四十名夷人，儘都殺了。把他擊送與我，我也斬他生命。

如今有你高麗過江來，我擊者（著）殺了。我夷人過江去，你高麗擊者（著）殺了。還事（完事？）。

反（反叛之反）國一樣。有我夷人過江去出，你綁擊解送與我，我也決處。若要斬，我的不是。有這樣棍徒兇惡之人，將禮代（待）他，也不知道。不斬他，也不怕改心事。

若否可用，唐跑馬非（飛？）送。（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二十九頁）

朝鮮邊將答書如下：

朝鮮國滿浦鎮僉節制使其答建州衛書：今看本衛送到文書，儘知事情，本衛所言，果是真實。我國與本衛自來和好，少無疑惑，各保地界，但有海西卜章台無緣動兵，侵我邊堡，搶我邊民，猶且不止，還要再動兵馬來戰死，又推說建州衛靠為聲勢云，因此我國不能無疑。到今纔知本衛與海西衛為貳曲折。我國北邊多聚防守軍馬，器械完備。卜章台雖然來戰，我不怕他。但無故意釁，兩邊廝殺，有甚所利。莫如講和妥貼。本衛雖言養人無恩，彼海西也人心，曾蒙本衛養活之恩，豈敢忘了？況本衛兵馬比他越強，他必畏怕。本衛誠心與他開諭利害，萬無不從之理。惟在本衛另加曉諭，俾勿生事，如此則我國益知本衛誠信矣。本衛所稱二國和氣等說，甚好甚好。自今以後，兩邊依此施行，十分便益。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日。（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三十頁）

朝鮮邊將不稱奴酋為建州國王，仍稱其為建州衛，這因為他之稱王係其自稱，並非明朝所封。朝鮮邊將不稱建州衛為貴衛，而稱之為本衛，這可看出奴兒哈赤當時的地位。在此以前，奴兒哈赤曾向朝鮮索討官職，因明朝已封他為龍虎將軍，朝鮮遂拒絕再給，他現在雖僭稱王號，朝鮮邊將仍然看他不起。

在萬曆三十四年正月七日，朝鮮政府接到邊將塘報說，忽賊分衛出來，將毛老黃古羅等十一部落一併焚劫，又將縣城亡見等部落脅受降附，方為退兵；同日又得報，奴酋擬犯會事，並傳令老土，準備日後行兵屯宿之所。正月三十日，朝鮮政府又得邊

將塘報，忽魯下百餘戶，謾稱飢饉役重，逃來阿乞本部落，由奴魯予以接濟。朝鮮政府認為，此必「奴魯二魯，密地謀議，陰移其兵於中路，使其聲勢相連，情形叵測」，因此朝鮮國王遂於萬曆三十四年二月上奏，請萬曆皇帝遵永樂正統及成化朝成例，勅諭奴魯，務令各安本分，無得妄啓兵禍，仍着傳諭忽魯一體遵奉朝廷禁約。這一奏本由明朝兵部具題，於六月十二日奉旨俞允，六月二十四日由兵部回咨朝鮮國王。(註一)

在萬曆三十五年三月，朝鮮政府又得邊將塘報說，奴兒哈赤派兵將「沿江上下一帶住居藩胡，盡數搶掠」；奴兒哈赤並有一封信給朝鮮國王。這封信的內容是：

建州等處地方夷王佟呈，爲夷情事，朝鮮國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鮮、我遼子三國，係有兩家一家、兩隣(鄰)居住、同心邊日子。有這住牧夷人，無有好處。有你朝鮮些須言語，孰與烏龍江上傳知。這要兩頭破事，併無好事果實。隨爾朝鮮的夷人具(俱)全收進裏邊居住；不與你隨的夷人，往外遠發遠去，各回本巢。往前無有後患。你朝鮮國人役，甚事體不知，況我外國語言語。

(事大文軌卷四十八第三頁)

奴兒哈赤與忽魯都想擄掠搬取沿江一帶女真，以擴充一己的勢力，他們的衝突遂不能免。在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奴兒哈赤所部於門岩地方，將忽魯擊敗。在這一年六月，奴魯致書朝鮮邊將說，他攻打忽魯係替朝鮮報怨；同時又向明朝遼東巡按御史遞稟帖說，殺敗卜占台，使高麗得生，看「朝鮮將何物與我，孝順天朝，大明國大皇上定奪施行」；奴兒哈赤並請明朝差官宣諭朝鮮，以鴨綠江及豆滿江爲界，在江這邊的夷人應歸奴兒哈赤管轄。明朝遼東巡撫曾以此事實問朝鮮，朝鮮政府的回答則說，沿江夷種並不是奴兒哈赤所部，並指出，「諸部夷魯，宜各安部落，以奉天朝號令」，若奴兒哈赤「併吞西北諸部，熾大其勢，則豈非可虞之漸」。在這時遼東巡撫又得到「建州等處地方世效邊疆龍虎將軍佟奴兒哈赤印信呈文」說：「世守忠順，原無侵擾朝鮮」；他領兵殺死兀龍江兵馬時，有黃梁城鍾城人役出牆謝恩；朝鮮並差使者八人至建州，當天朝序班李恠葵之面，向奴兒哈赤叩頭謝恩。奴兒哈赤與朝鮮各執一詞，使遼東巡撫總兵難以偏聽。遼東巡撫總兵認為，朝鮮咨文既說以豆滿江鴨綠江

(註一) 此段所述，據事大文軌卷四十六及卷四十七。

069

爲國界，則江內江外夷人仍應遷居夷地，而朝鮮則畫江而守。朝鮮政府無可奈何，只好聽命。

在門岩之役以後，忽刺溫勢衰，至萬曆四十一年正月遂爲奴酋所滅。朝鮮光海君日記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二月卷說：

忽溫老土，皆豆滿江外女真也。二部吞併諸部，爲（朝鮮）六續大梗。及老酋起於建州，吞併二部，收其兵甲，始強大，有窺遼左之志矣。

這可以證明在萬曆三十五年時，遼東巡撫總兵未接受朝鮮忠告，阻止奴兒哈赤併吞位於朝鮮西北的女真諸部，實在是很大的失策。明朝人論遼事之壞，每歸咎於李成梁，現在看來，這是不錯的。

據明神宗實錄，李成梁於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奉命鎮守遼東，而原任遼東總兵官馬林以忤遼東徵稅太監高淮，於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奉旨革職閒住。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

辛丑年（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太祖將莽姑姬公主與孟革卜盧子吳兒戶代爲妻。明萬曆皇帝不喜，遣責之曰：汝何故破哈達，擄其人民？今可令吳兒戶代復國。太祖迫不得已，仍令吳兒戶代帶其人民而還。

武皇帝實錄繫哈達復國於這一年正月，則似哈達復國仍係馬林的功勞。然檢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條：

建州夷奴兒哈赤款塞，北關夷那林李羅請補進雙賈。兵部言：「二酋叩關乞賈，不異歹播諸夷」，併許之。初，猛酋請補雙賈，北關那林李羅數侵猛酋，猛酋不能支，求援奴兒哈赤，以子女爲賈。奴酋誘置寨中，經之以罪，殺之。中國使往詰問，則請以其女女猛酋之子吾兒忽答（即吳兒戶代）。二十九年七月，款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遂送女於忽答，而那林李羅亦歸原虜救六十道，請補進雙賈，如猛酋故事。……

則奴兒哈赤以其女妻吳兒戶代，仍係二十九年七月以後事，哈達之復國應係李成梁的功勞。太祖武皇帝實錄繫此事於萬曆二十九年正月，恐不如神宗實錄所記之可信。乾隆時所修清太祖高皇帝實錄，於「辛丑年正月」下增「庚子朔」三字，這只是修實錄史臣仿中國實錄書法，注明正月朔日干支。我們讀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很容易誤認正月朔日下所記即係這月初一所發生的事。今由明神宗實錄這一條記事，可以使我們

讀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全書，而不致於有此誤解。

奴兒哈赤接受明朝的要求，讓哈達復國，這自然由於明朝是大國，在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把握敢與中國對抗。李成梁在萬曆二十九年雖已七十六歲，但於萬曆初年曾誅滅夷酋王昊、速把亥、遲加奴、仰加奴，並以邊功封寧遠伯，則奴兒哈赤對李成梁之再受命鎮遼東，自亦不能不有所戒懼。新官上任，照例求有所表現。既要求哈達復國，則也不會中途退縮，輕易讓人拒絕。由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記看來，奴兒哈赤於這一年接受明朝的要求以後，即停止以武力向外發展。因此對萬曆三十年，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即無事可記。在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奴兒哈赤始又用兵攻打葉赫。明神宗實錄記：「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乙丑，寔建州等衛賈夷奴兒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陳良弼待」。在萬曆二十九年，奴兒哈赤不僅允許哈達復國，還忍氣吞聲，親自到北京朝貢。

據熊廷弼於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所上撫鎮棄地哨房疏(註一)，李成梁於萬曆三十一年放棄遼東清河、鴉鶻、鹵場、孤山等堡沿邊地及豐陽遼東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等處至鴉綠江邊地，凡棄地數百里。據宋一韓於萬曆三十六年六月所上請勸遼東棄地疏(註二)，寬奠等六堡地是萬曆二年李成梁會同遼東巡撫張學顏所開拓的。「遼東軍民前往住種，生齒漸繁，靡落相次，雞犬相聞，柵寨器械扞禦之具，蓋亦胥備，隱然為一大保障。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銳然以招撫為事」。「專委廣將韓宗功，而宗功賞成梁子婿，納建會重賄。凡種地之家，概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土」。「於是室房居聚，焚掠一空」，而勦遼總督蹇遵、遼東巡撫趙楫反以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人為功勞，於萬曆三十三年奏報朝廷(註三)，於三十四年八月癸亥奉旨，蹇遵趙楫李成梁均論功賞賜，加官蔭子有差。奴兒哈赤坐得地數百里，也同日蒙朝廷予以賞賜。撫鎮棄地而蒙賞賜，這自然使舉朝大譁。熊廷弼於萬曆三十六年奉旨往勸，三十七年二月上撫鎮棄地哨房疏，即指出李成梁為了要逼迫寬奠等堡居民內徙，曾與奴兒哈赤勾結。實錄既記奴兒

(註一) 龍氏此疏見籌邊類書卷一，疏上年月則據明神宗實錄。

(註二) 宋疏原文見皇明經世文編卷四百六十七，其上疏年月則見明神宗實錄。

(註三) 此據宋疏，賞賜李成梁年月，則據實錄。

與李成梁一同蒙朝廷賞賜，則熊氏此疏所說應係可信。

據熊氏撫鎮棄地哨房疏，自「萬曆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奴酋已三不貢」。禮部侍郎楊道賓萬曆三十六年三月所上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說(註一)：

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貢。…歲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正月到者，邊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入關者。候至今春，尙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官寧遠伯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肯進貢，搶了罷」等語；「某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部。

則奴兒哈赤於萬曆三十四年曾派人朝貢。明神宗實錄記：「萬曆三十二年五月甲戌，宴建州等衛進貢夷人」，則奴酋於萬曆三十二年亦派人朝貢。萬曆三十一年及三十三年之未入貢，據熊氏所上撫鎮棄地哨房疏，很可能是受李成梁的指使。李成梁棄地，以慮開邊置為藉口，熊氏說：「楫與成梁之意，以為奴酋本與我民安靜，無故趨回，不借奴酋索地為名，恐人議論；而(寬奠等地)人衆數萬，不借此先聲以切之，人豈肯入，故密使董國雲，通同奴酋，作此圈套，以塗耳目」。 奴酋於三十二年入貢，這表示他本來對明朝忠順，而三十一年不入貢則係為了爭地而向明朝故作姿態，以示抗議。三十三年遼東撫鎮奏報招撫寬奠等地逃民六萬四千餘人，棄地事已定局，因此奴兒哈赤於萬曆三十四年六月就又派人入貢了。

將官為了壟斷參貂市易的厚利，不惜棄地，與屬夷交結，並「陰導之兇悖，以恐嚇我民」，這種行為自然使奴兒哈赤齒冷。以慮開邊置為藉口，這也無異於對奴兒哈赤示弱。奴兒哈赤既與李成梁等人作此勾結，則對明朝無後顧之憂，因此奴兒哈赤又可進行統一女真諸部的工作，以便向明朝報仇了。

據太祖武皇帝實錄，奴兒哈赤於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派兵攻打葉赫；而上引東國史略事大文軌所記奴酋勾結海西，侵略朝鮮，即發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亦係李成梁棄地以後事。這可見李成梁棄地實有極惡劣的影響。熊氏撫鎮棄地哨房疏說：「夷志日驕，稱王阻貢，悉自得地之日始」。 熊氏說，奴酋稱王，此即指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奴酋致書朝鮮，僭稱「建州等處地方國主」。

(註一) 楊疏見皇明神宗實錄卷四五三，疏上年月則據實錄。